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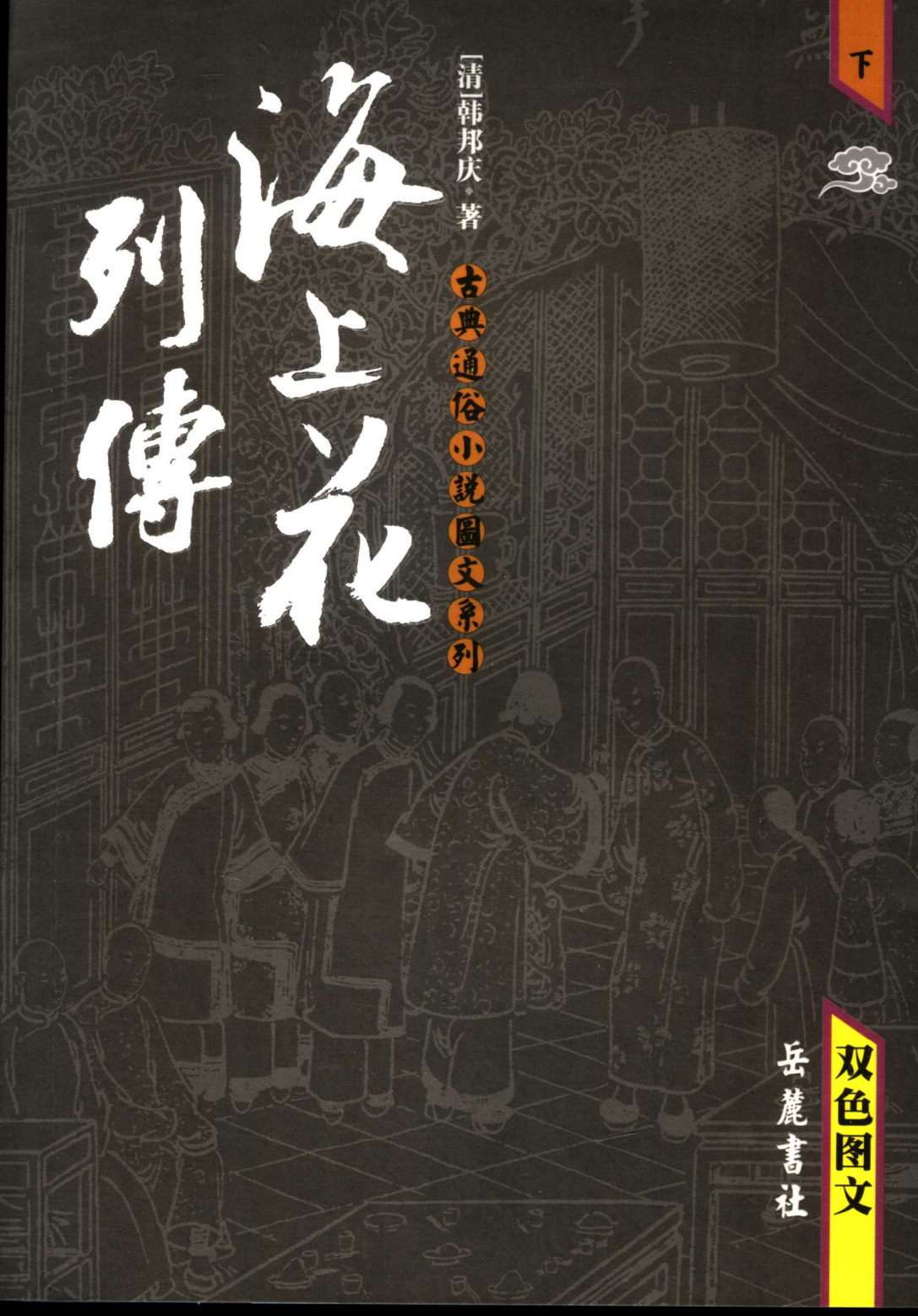
清韓邦庆·著

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

海上花 列傳

岳麓書社

双色图文



海上花 列傳

2014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下



〔清〕韓邦庆・著

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

海上花 列傳



雙色圖文
岳麓書社



自序

001

例言

002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001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008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015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022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029

第六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036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043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050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057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064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071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078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085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092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099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揭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106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113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温	120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决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127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134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41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48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55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62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169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176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媚烧炙手	184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191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199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07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赔笑臭味差池	214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222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229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236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243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251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259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266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隙馥渔艇斗湖塘	273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280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288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淑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296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304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征贫黠挟制价千金	312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度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320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327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335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343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350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357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364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372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379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笞整纲常	386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彷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394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胥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402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409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416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424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431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439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447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455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462
跋			470
附录			
一、《海上花列传》序(胡适)			471
二、读《海上花列传》(刘半农)			485
三、校读后记(汪原放)			496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按：陶玉甫从东兴里坐轿往后马路钱公馆，投帖谒见。钱子刚请进书房，送茶登炕，寒暄两句。玉甫重复拱手，奉恳代邀高亚白为李漱芳治病。子刚应了，却道：“亚白个人有点脾气，说勿定来勿来。恰好今夜头亚白教我东合兴吃酒，我去搭俚当面说仔，就差人送信过来，阿好？”陶玉甫再三感谢，郑重而别。

钱子刚待至晚间，接得催请条子，方坐包车往东合兴里大脚姚家。姚文君房间铺在楼上，即系向时张蕙贞所居。钱子刚进去，止有葛仲英和主人高亚白两人，厮见让坐。

钱子刚趁此时客尚未齐，将陶玉甫所托一节代为布达。高亚白果然不肯去。钱子刚因说起陶、李交好情形，委曲详尽，葛仲英亦为之感叹。适值姚文君在傍听了，跳起来问道：“阿是说个东兴里李漱芳？俚搭仔陶二少爷，真真要好得来！我碰著好几转，总归一淘来一淘去。为啥要生病？故歇阿曾好嘎？”钱子刚道：“故歇为仔勿曾好，要请耐高老爷看。”姚文君转向高亚白道：“故末耐定归要去看好俚个。上海把势里，客人骗信人，信人骗客人，大家勦面孔。刚刚有两个要好仔点，偏偏勿争气，生病哉。耐去看好俚，让俚朵勦面孔个客人、信人，看看榜样。”

葛仲英不禁好笑。钱子刚笑问高亚白如何，亚白虽已心许，故意摇头。急得姚文君跑过去，揣住高亚白手腕，问道：“为啥勿肯去看，阿是该应死个？”亚白笑道：“勿看末勿看哉哩，为啥嘎？”文君瞋目大声道：“勿成功！耐要说得出道理，就勿看末哉！”葛仲英带笑排解道：“文君再要去上俚当！像李漱芳个人，俚晓得仔，蛮高兴看来浪。”姚文君放手，还看定高亚白，咕嘈道：“耐阿敢勿去看？拉末也拉仔耐去！”亚白鼓掌狂笑道：“我个人倒拨耐管仔去哉！”文君道：“耐自家无拨道理哋。”

钱子刚乃请高亚白约个时日。亚白说是“明朝早晨”。子刚令自己车夫传话于李漱芳家。转瞬间车夫返命，资呈陶玉甫两张名片，请高、钱二位，上书“翌午杯茗候光”，下注“席设东兴里李漱芳家”。高亚白道：“价末故歇倪先去请俚。”忙写了请客票头，令相帮送去。陶

玉甫自然就来，可巧和先请的客华铁眉、尹痴鸳同时并至。高亚白即喊“起手巾”，大家入席就座。

这高亚白做了主人。殷勤劝酬，无不尽量。席间，除陶玉甫涓滴不饮之外，惟华铁眉争锋对垒，旗鼓相当。尹痴鸳自负猜拳，丝毫不让。至如葛仲英、钱子刚，不过胡乱应酬而已。

当下出局一到，高亚白唤取鸡缸杯，先要敬通关。首座陶玉甫告罪免战，亚白说：“代代末战。”玉甫勉强应命，所输为李浣芳取去令大阿金代了。临到尹痴鸳豁拳，痴鸳计论道：“耐一家门代酒个人多煞来浪，倪就是林翠芬一干子，忒吃亏哋。”亚白道：“价末大家勿代。”痴鸳说好。亚白竟连输三拳，连饮三杯。其余三关，或代或否，各随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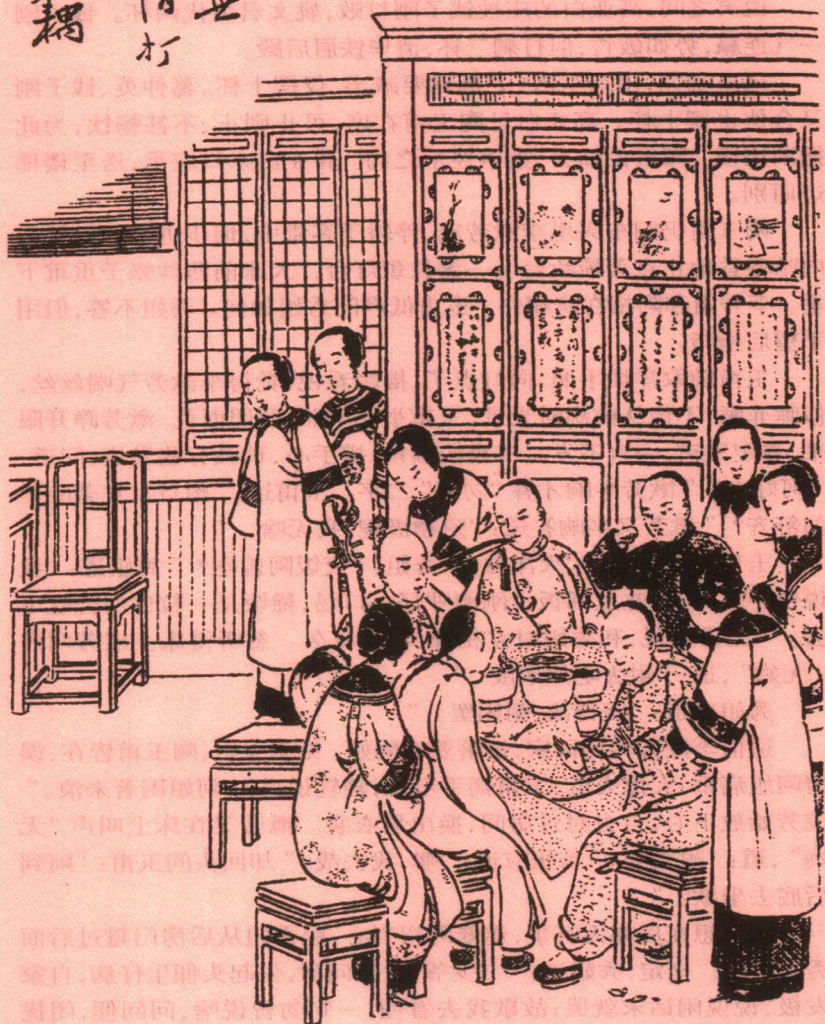
亚白将鸡缸杯移过华铁眉面前，铁眉道：“耐通关勿好算啥，再要摆个庄末好。”亚白说：“晚歇摆。”铁眉遂自摆二十杯的庄。尹痴鸳只要播弄高亚白一个，见孙素兰为华铁眉代酒，并无一言。

不多时，二十杯打完。华铁眉问：“啥人摆庄？”大家嘿嘿相视，不去接受。高亚白推尹痴鸳，痴鸳道：“耐先摆，我来打。”亚白照样也是二十杯。痴鸳攘臂特起，锐不可当。亚白豁一拳输一拳；姚文君要代酒，痴鸳不肯。五拳以后，亚白益自戒严，乘虚捣隙，方才赢了三拳。痴鸳自饮两杯，一杯系林翠芬代的。亚白只是冷笑，痴鸳佯为不知，姚文君气的别转头去。

痴鸳饮毕，笑道：“换人打罢。”痴鸳并座是钱子刚，只顾和黄翠凤唧唧说话，正在商量秘密事务，没有工夫打庄，让葛仲英出手。仲英觉得这鸡缸杯大似常式，每输了拳，必欲给吴雪香分饮半杯。尹痴鸳也不理会。但等高亚白输时，痴鸳忙代筛一杯酒送与亚白，道：“耐是好酒量，自家去吃。”亚白接来要饮，姚文君突然抢出，一手按住道：“慢点。俚哋代，为啥倪勿代？拿得来！”亚白道：“我自家吃。我故歇要吃酒来里。”文君道：“耐要吃酒末，晚歇散仔点，耐一干子去吃一鬃末战。故歇定归要代个。”说著，一手把亚白袖子一拉。亚白不及放手，“乒乓”一声，将一只仿白定窑的鸡缸杯砸得粉碎，泼了亚白一身的酒。席间齐吃一吓，连钱子刚、黄翠凤的说话都吓住了。侍席娘姨抬去磁片，绞把手巾替高亚白揩拭纱衫。尹痴鸳吓的连声劝道：“代仔罢，代仔罢。晚歇两家头再要打起来，我是吓勿起个。”说著，忙又代筛一杯酒，径送与姚文君。文君一口呷干，痴鸳喝一声采。

钱子刚不解痴鸳之言，诧异动问。痴鸳道：“耐啥勿曾晓得，俚个相好，是打成功个呀？先起头倒不过实概，打一转末好一转，故歇是打勿开个战。”子刚道：“为啥要打哩？”痴鸳道：“怎晓得俚哋？一句闲

嘉成
奇情打
色丑



话勿对末就打。打个辰光，大家勿让；打过仔哪要好哉。该号小干件阿要讨气！”姚文君鼻子里“嗤”的一笑，斜视痴鸳道：“倪末是小干件，耐大仔几花？”痴鸳顺口答道：“我大末勿大，也可以得个哉！耐阿要试试看？”文君说声“噢唷”，道：“养耐大仔点，连讨便宜也会哉！啥人教耐个乖嘎？”

说笑之间，高亚白的庄被钱子刚打败，姚文君更代两杯。钱子刚一气连赢，势如破竹，但打剩三杯，请华铁眉后殿。

这庄既完，出局哄散。尹痴鸳要减半，仅摆十杯。葛仲英、钱子刚又合伙也摆十杯。高亚白见陶玉甫在席，可止则止，不甚畅饮，为此撤酒用饭。陶玉甫临去，重申翌午之约。高亚白亲口应承，送至楼梯边而别。

陶玉甫仍归东兴里李漱芳家，停轿于客堂中，悄步进房。只见房内暗暗地止点著梳妆台上一盏长颈灯台，大床前茜纱帐子重重下垂。李秀姐和阿招在房相伴。玉甫低声问秀姐如何。秀姐不答，但用手望后指指。

玉甫随取洋烛手照，向灯点了，揭帐看视，觉得李漱芳气喘丝丝，似睡非睡，不像从前病时光景。玉甫举起手照，照照面色。漱芳睁开眼来，看定玉甫，一言不发。玉甫按额角，摸手心，稍微有些发烧，问道：“阿好点？”漱芳半晌才答“勿好”二字。玉甫道：“耐自家觉著陆里勿舒齐？”漱芳又半晌答道：“耐勦极哩，我无啥。”

玉甫退出帐外，吹灭洋烛，问秀姐：“夜饭阿曾吃？”秀姐道：“我说仔半日，教俚吃点稀饭。刚刚呷仔一口汤，稀饭是一粒也勿曾吃下去。”玉甫见说，和秀姐对立相视，嘿然良久。忽听得床上淑芳叫声“无姆”，道：“耐去吃烟末哉。”

秀姐应道：“晓得哉，耐困罢。”

适值李浣芳转局回家，忙著要看阿姐。见李秀姐、陶玉甫皆在，误猜阿姐病重，大惊失色。玉甫摇手示意，轻轻说道：“阿姐困著来浪。”浣芳始放下心，自去对过房间，换出局衣裳。漱芳又在床上叫声“无姆”，道：“耐去哩。”秀姐应道：“噢，我去哉。”却回头问玉甫：“阿到后底去坐歇？”

玉甫想在房亦无甚事，遂嘱阿招当心，跟秀姐从后房门趲过后面秀姐房中。坐定，秀姐道：“二少爷，我要问耐，先起头俚生仔病，自家发极，说说闲话末就哭；故歇我去看俚，一句勿曾说啥，问问俚，闭拢仔一只嘴，好像要哭，眼泪倒也无拨。故末为啥？”玉甫点头道：“我也来里说，比先起头两样仔点哉。明朝问声先生看。”秀姐又道：“二少爷，我想着一桩事体，还是俚小个辰光，城隍庙里去烧香，拨叫化子圈



住仔，吓仔一吓；难去搭俚打三日醮，求求城隍老爷，阿好？”玉甫道：“故也无啥。”

说话时，李浣芳也跑来寻玉甫。玉甫问：“房里阿有人？”浣芳说：“阿招来浪。”秀姐向浣芳道：“价末耐也去陪陪哩。”玉甫见浣芳踌躇，便起身辞了秀姐，挈著浣芳同至前边李漱芳房间，掂手掂脚，向大床前皮椅上偎抱而坐。阿招得间，暂溜出外，一时寂静无声。

浣芳在玉甫怀里，定睛呆脸，口咬指头，不知转的甚么念头。玉甫不去提破，怔怔看他。只觉浣芳眼圈儿渐渐作红色，眶中莹莹的如水晶一般。玉甫急拍肩膀，笑而问道：“耐想著仔啥个冤枉嘎？”浣芳亦自失笑。

阿招在外听不清楚，只道玉甫叫唤，应声而至。玉甫回他：“无啥。”阿招转身欲行。谁知漱芳并未睡著，叫声“阿招”，道：“耐舒齐仔困罢。”阿招答应，转问玉甫：“阿要吃稀饭？”玉甫说：“勳。”阿招因去冲茶。漱芳叫声“浣芳”，道：“耐也去困哉呀。”浣芳那里肯去。玉甫以权词遣之，道：“昨夜头，拨耐噪仔一夜，阿姐就生个病；耐再要困来里，无姆要说哉。”适值阿招送进茶壶，并喊浣芳，也道：“无姆教耐去困。”浣芳没法，方跟阿招出房。

玉甫本待不睡，但恐漱芳不安，只得掩上房门，躺在外床，装做睡着的模样；惟一闻漱芳辗转反侧，便周旋伺应，无不臻至。漱芳于天明时候，鼻息微鼾，玉甫始得睡著一瞌，却为房外外场往来走动，即复惊醒。漱芳劝玉甫：“多困歇。”玉甫只推说：“困醒哉。”

玉甫看漱芳似乎略有起色，不比昨日一切厌烦，趁清晨没人在房，亲切问道：“耐到底再有啥勿称心，阿好说说看？”漱芳冷笑道：“我末陆里会称心？耐也勳问哉咧！”玉甫道：“要是无啥别样末，等耐病好仔点，城里去租好房子，耐同无姆搬得去，堂子里托仔帐房先生，耐兄弟一淘管管，耐说阿好？”漱芳听了，大拂其意，“咳”的一声，懊恼益甚。玉甫著慌陪笑，自认说差。漱芳倒又嗔道：“啥人说耐差嘎？”玉甫无可搭讪，转身去开房门，喊娘姨大阿金。不想浣芳起的绝早，从后跑出，叫声“姐夫”，问知阿姐好点，亦自欢喜。迨阿招起来，与大阿金收拾粗毕，玉甫遂发两张名片，令外场催请高、钱二位。

俟至日色近午，钱子刚领高亚白踵门赴召。玉甫迎人对过李浣芳房间，厮见礼毕，安坐奉茶。高亚白先开言道：“兄弟初到上海，并勿是行医。因子刚兄传说尊命，辱承不弃，不敢因辞。阿好先去诊一诊脉，难末再闲谈，如何？”陶玉甫唯唯遵依。阿招忙去预备停当，关照玉甫。

玉甫嘱李浣芳陪钱子刚少坐，自陪高亚白同过这边李漱芳房间。

漱芳微微叫声“高老爷”，伸出手来，下面垫一个外国式小枕头。亚白斜签坐于床沿，用心调气，细细的诊。左右手皆诊毕，叫把窗帘揭起，看过舌苔，仍陪往对过房间。李浣芳亲取笔砚、诗笺，排列桌上。阿招磨起墨来。钱子刚让开一边。

陶玉甫请高亚白坐下，诉说道：“漱芳个病，还是旧年九月里起个头。受仔点风寒，发几个寒热，倒也勿要紧。到今年开春勿局哉，一径邱邱好好，赛过常来浪生病。病也勿像是寒热。先是胃口薄极，饮食渐渐减下来，有日把一点勿吃，身浪皮肉也瘦到个无陶成。来浪夏天五六月里，好像稍微好点，价末皮肤里原有点发热，就不过勿曾困倒。俚自家为仔好点末，忒啥个写意哉，前日天，坐马车到明园去仔一逮，昨日就困倒，精神气力一点无拨。有时心里烦躁，嘴里就要气喘；有时昏昏沉沉，问俚一声勿响。一日天就吃半碗光景稀饭，吃下去也才变仔痰。夜头困勿著，困着仔末出冷汗。俚自家觉着勿局，再要哭。勿晓得阿有啥方法？”

高亚白乃道：“此乃癆瘵之症。旧年九月里起病辰光就用仔‘补中益气汤’，一点无啥要紧。算是发寒热末，也误事点。故歇个病，也勿是为仔坐马车，本底子要复发哉。其原由于先天不足，气血两亏，脾胃生来娇弱之故。但是脾胃弱点，还勿至于成功癆瘵。大约其为人必然绝顶聪明，加之以用心过度，所以忧思烦恼，日积月累，脾胃于是大伤。脾胃伤则形容羸瘦，四肢无力，咳嗽痰饮，吞酸暖气，饮食少进，寒热往来，此之谓癆瘵。难是岂止脾胃，心肾所伤实多。厌烦盗汗，略见一斑。停两日再有腰膝冷痛，心常忪悸，乱梦颠倒，几花毛病才要到哉！”玉甫叉口道：“啥勿是嘎，故歇就有实概个毛病：困来浪时，常要大惊大喊，醒转来说是做梦。至于腰膝，痛仔长远哉。”

亚白提笔蘸墨，想了一想道：“胃口既然浅薄，常恐吃药也难哩。”玉甫攒眉道：“是呀。俚再有讳病忌医个脾气最勿好。请先生开好方子，吃仔三四贴，好点末停哉。有个丸药方子，索性勿曾吃。”

当下高亚白免起鹑落的开了个方子。前叙脉案，后列药味；或拌或炒，一一注明。然后授与陶玉甫。钱子刚也过来倚桌同观。李浣芳只道有甚顽意儿，扳开玉甫臂膊要看，见是满纸草字，方罢了。

玉甫约略过目，拱手道谢，重问道：“还要请教：俚病仔末喜欢哭，喜欢说闲话；故歇勿哭、勿说哉，阿是病势中变？”亚白道：“非也。从前是焦躁，故歇是昏倦，才是心经毛病。悄然能得无思无虑，调摄得宜，比仔吃药再要灵。”子刚亦问道：“该个病阿会好嘎？”亚白道：“无拨啥勿会好个病。不过病仔长远，好末也慢性点。眼前个把月，总归勿要紧。大约过仔秋分，故末有点把握，可以望全愈哉。”

陶玉甫闻言，怔了一会，便请高亚白、钱子刚宽坐，亲把方子送到李秀姐房间。秀姐初醒，坐于床中。玉甫念出脉案药味，并述适间问答之词。秀姐也怔了，道：“二少爷，难求那价哩？”玉甫说不出话，站在当地发呆。直至外面摆好台面，只等起手巾，大阿金一声“请二少爷”，玉甫才丢下方子而出。

第三十六回终。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按：陶玉甫出至李浣芳房间，当请高亚白、钱子刚入席。宾主三人，对酌清谈；既无别客。又不叫局。李浣芳和准琵琶要唱，高亚白说：“勿必哉。”钱子刚道：“亚白哥喜欢听大曲，唱仔只大曲罢。我替耐吹笛。”阿招呈上笛子。钱子刚吹，李浣芳唱。唱的是《小宴》中“天淡云闲”两段。高亚白偶然兴发，接着也唱了《赏荷》中“坐对南薰”两段。钱子刚问陶玉甫：“阿高兴唱？”玉甫道：“我喉咙勿好。我来吹，耐唱罢。”子刚授过笛子，唱《南浦》这出，竟将“无限别离情，两月夫妻，一旦孤另”一套唱完。高亚白喝声采。李浣芳乖觉，满斟一大觥酒，奉劝亚白。亚白因陶玉甫没甚心绪，这觥饮干，就拟吃饭。玉甫满怀抱歉，复连劝三大觥始罢。

一会儿，席终客散。陶玉甫送出客堂，匆匆回内。高亚白仍与钱子刚并肩联袂，同出了东兴里。亚白在路问子刚道：“我倒勿懂，李漱芳俚个亲生娘、兄弟、妹子，连搭仔陶玉甫，才蛮要好，无拨一样勿称心，为啥生到实概个病？”子刚未言先叹道：“李漱芳个人末，勿该应吃把势饭。亲生娘勿好，开仔个堂子。俚无法子做个生意。就做仔玉甫一个人，要嫁拨来玉甫。倘然玉甫讨去做小老母，漱芳倒无啥勿肯；碰著个玉甫，定归要算是大老母，难末玉甫个叔伯、哥嫂、姨夫、娘舅几花亲眷，才勿许，说是讨信人做大老母，场面下勿来。漱芳晓得仔，为仔俚自家本底子勿情愿做信人，故歇做末赛过勿曾做，倒才说俚是个信人，俚自家也阿好说‘我勿是信人’？实概一气末，就气出个病。”亚白亦为之唏噓。

两人一面说，一面走，恰到了尚仁里口。高亚白别有所事，拱手分路。钱子刚独行进弄，相近黄翠凤家，只见前面一个信人，手扶娘姨，步履蹒跚，循墙而走。子刚初不理睬，及至门首，方看清是诸金花。金花叫声“钱老爷”，即往后面黄二姐小房间里去。

子刚趑上楼来，黄珠凤、黄金凤争相迎接，各叫“姐夫”，簇拥进房。黄翠凤问：“诸金花哩？”子刚说：“来里下头。”金凤恐子刚有甚秘密事务，假做要看诸金花，挈了珠凤走避下楼。

翠凤和子刚坐谈片刻，壁上挂钟正敲三下。子刚知道罗子富每日

必到，即欲兴辞。翠凤道：“故也再坐歇末哉，啥要紧嘎？”子刚踌躇间，适值珠凤、金凤跟着诸金花来见翠凤。子刚便不再坐，告别竟去。

诸金花一见翠凤，噙着一泡眼泪，颤巍巍的叫声“阿姐”，说道：“我前几日天就要来望望阿姐，一径走勿动；今朝是定规要来哉。阿姐阿好救救我？”说着，呜咽要哭。翠凤摸不着头脑，问道：“啥嘎？”金花自己撩起裤脚管给翠凤看。两只腿膀，一条青，一条紫，尽是皮鞭痕迹，并有一点一点鲜红血印，参差错落，似满天星斗一般。此系用烟签烧红戳伤的。翠凤不禁惨然，道：“我交代耐，做生意末巴结点，耐勿听我闲话，打到实概样式！”金花道：“勿是呀。倪个无姆勿比得该搭无姆，做生意勿巴结，生来要打；巴结仔，再要打哩。故歇就为仔一个客人，来仔三四埭，无姆说我巴结仔俚哉，难末打呀。”

翠凤勃然怒道：“耐只嘴阿会说嘎？”金花道：“说个呀，就是阿姐教拨我个闲话。我说要我做生意末勤打，打仔生意勿做哉！倪无姆为仔该声闲话，索性关仔房门，喊郭孝婆相帮，揪牢仔榻床浪，一径打到天亮；再要问我阿敢勿做生意？”翠凤道：“问耐末，耐就说定归勿做，让俚噪打末哉咯。”金花攢眉道：“故末阿姐哉，痛得来无那哈哉呀！再要说勿做呀，说勿来哉呀。”翠凤冷笑道：“耐怕痛末，该应做官人家去做奶奶、小姐个呀，阿好做倌人？”

金凤、珠凤在傍“嗤”的失笑。金花羞得垂头嘿坐。翠凤又问道：“鸦片烟阿有嘎？”金花道：“鸦片烟有一缸来浪。碰着仔一点点就苦煞个，陆里吃得落嘎！再听见说，吃仔生鸦片烟，要迸断仔肚肠死噪，阿要难过！”翠凤伸两指，著实指定金花，咬牙道：“耐个谄头东西！”一句未终，却顿住嘴不说了。

谁知这里说话，黄二姐与赵家姆正在外间客堂中，并摆两张方桌，把浆洗的被单铺排缝纫。听了翠凤之言，黄二姐耐不住，特到房里，笑向翠凤道：“耐要拿自家本事，教拨俚末，今世勿成功个哉！耐去想，前月初十边进去，就是诸十全个客人，姓陈个，吃仔一台酒，绷绷俚场面。到故歇一个多月，说有一个客人装一挡干湿，打三埭茶会。陆里晓得该个客人，倒是俚老相好，来里洋货店里柜台浪做生意，吃仔夜饭来末，总要到十二点钟去。难末本家说仔闲话了，诸三姐赶得去打俚呀。”翠凤道：“酒无拨末，局出仔几个嘎？”黄二姐摊开两掌，笑道：“通共一挡干湿，陆里来个局嘎！”

翠凤款地直跳起身，问金花道：“一个多月，做仔一块洋钱生意，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金花那里敢回话。翠凤连问几声，推起金花头来道：“耐说哩，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耐倒再要寻开心，做恩客。”黄二姐劝开翠凤道：“耐去说俚做啥？”翠凤气的瞪目哆口，嚷道：

慘受刑
高豆
枉投
師

